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韩侍桁
章克标
杨邨人 卷

092

09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92, 韩侍桁、章克标、杨邨人卷/徐俊西主编;
陈子善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884-5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8022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俞雷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92

韩侍桁 章克标 杨邨人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子善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数 318,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84-5/I·2984 定价: 41.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韩侍桁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3
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	12
又是一个 Don Quixote 的乱舞	16
关于文坛的倾向的考察	22
论文学介绍	26
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生	30
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	34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38
梁遇春的散文	43
西林先生的独幕剧	48
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的意义	55
关于《迷羊》	59

关于《自己的园地》	63
关于鲁迅先生	67
关于“看货色”的问题	72
论大众文艺	75
论“第三种人”	88
“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	101
“革命的罗曼蒂克”	108
《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	113
文坛上的新人	125

章克标

夜半之叹声	147
结婚的当夜	155
秋心	170
九呼	176
致某某(虚构的真实)	189
草的感觉	198
做不成的小说	207
蜃楼	224
汽车赞颂	241
老酒	244
应变	247
谈风月	256
遗忘	258
蛀虫与中国	260
退一步哲学	262

南京路十月里的一天下午三点钟	264
美人李	267
三四杂草	271
希望的诱引	271
求水的心	273
光源的发见	274
雷峰塔坍倒目击记	276
人生百岁我亦来	280
窗外一朵月季	284

杨邨人

女俘虏	289
田子明之死	296
董老大	303
修堤	310
迁徙	315
租妻官司	321
民间	326
太阳社与蒋光慈	337
上海剧坛史料	345
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	369
编后记	37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377

韩侍桁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近两期的《创造月刊》呐喊着声明自己是转变了方向了。成仿吾也大活动起来,作了两篇伟大底题目的文章,想必很惊动了中国的文坛了吧!这样伟大底题目!这样伟大底评论家!

创造社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文学,想把革命与文学结婚,明面看着虽然是从今年的新正开始,但细细地考察起来,却绝不是突然的,他们之所以在今日发酵了,也实是经了很长久时期的酝酿。第一郭沫若先生是创造社中最明显的,他在好久之前便吊过列宁,译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前年又在《创造月刊》上作了一篇《革命与文学》;其余的人们虽然不似郭沫若先生这样明显,确也在口头中常常露出同情无产阶级的话来,并且前年还到黄埔去革过命,当然无形中也受了革命的氛围染化,这次临着“重打鼓另开张”的好机会,自然要把态度表得百分的清楚,向中国寂寞底文坛来叫嚷。

关于革命与文学的本身与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及其将来在中国文坛能占有怎样底地位,现在暂且不论。我此后要作两篇专篇文字,一篇专讨论无产阶级的文学。现在我们只讨论创造社人们的论调。

郭沫若先生的《革命与文学》一文,无论如何我们尚能读得懂,虽然里边有许多应当讨论的地方;至于成先生最近的两篇论

文,简直是文不对题,胡说乱道,若用他骂人的话来说。是“不通,不通,第三个不通”。第一,他没有讲清楚自己所要讨论的题目;第二,他在全篇文字中用了许多生硬底名词,又加之文词拙劣,好像小孩子在讲堂上学习作文似的,说不清,道不明,结果也不知他要作什么!空说无凭,我抄下一段来,试看看这可是中国文字么:

“近代的资本主义激潮来侵,早把我们旧日的经济的基础破坏,欧战中我们更有了近代式的资产阶级及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印贴利更迨亚’,文学这意识形态的革命渐不能免,而解决这一切的关键也已伏在‘文’和‘语’的对立关系。”

妙极!妙极!真是奇论,说了大半天原来“解决这一切的关键也已伏在文和语的对立关系”。小子无学,没读过什么社会科学的书,也没有研究过什么主义,更不懂得“文学这意识形态的革命”,更不用提怎么把它们都收尾到“文和语的对立关系”。出国不几年总怕把中国文字忘了,或者是新造的字自己不了解,所以为免去前者的弊病手中老拿着一本《古文观止》;为免去后者之弊病,定了几份最时髦底杂志——《创造月刊》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到底还是落了伍了,有些新名字的文章无论如何也读不懂了,比我初学外国文困难得多!在先我把那读不懂的小说(陶晶孙为代表)与读不懂的诗(冯乃超为代表)给他们起了一个名称叫作神秘派,但他们终究还是写着自己的诗,作着自己的小说,读不懂尚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成先生竟以神秘的论文来教训人,我真忍不住了。

我虽然没有创作过神秘派的文字,没有十分经验,但我猜想这种文字一定是很难作的,作这样文字的文学家至少是苦心惨淡的,每一篇文字作完了之后,恐怕要减寿二年,这不知是真不真,听说成先生最近病了,不知是不是因为作这样底文字关系?旁人我不知道,假若有人再逼我接三连四地读成先生的文字两三遍,我是非病不可!

说句实在话,像这样浅薄不通的文字,很没有一理的价值。聪

明底批评者对于这种毫无价值的文字,绝不过问;最初我也本想沉默着,但后来又一想,在中国是天之骄子的成大批评家,这两篇论文,一定能给中国青年很大而不甚好底影响。怀着这样底心思,我才来作这篇文字。

闲话少说,走进本题来。

说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本身,确是一个很好底题目。这是一篇“半历史的”题材。我们相信作者若有历史的眼光,本着历史的精神,把这两件事体——一是文学革命一是革命文学——的线索寻出,并且能给它们坚固地结合上,这一定是一篇很好底论文。可惜我们这位作者,第一便缺少了历史的精神,无论什么都从一个偏见着眼,不看历史的自然的进展,不承认历史上人物的价值,任性地不讲理,骂完了东又骂了西,结果闹得四不像,读者既不能了解他的用意,而同时又好像作者尚没有了解他的题目似的。若说作者对于这个题目完全不了解,我们不敢说,但至少这位成先生的思想,尚没有成熟,这是明显的;岂只不是不成熟么,我们可以说完全是没有内容,竟自苦心地硬作出来的,前段我嘲笑他怕是作病了的,便是这个道理。

大概有些青年人们,看了他那篇文字,一定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并且假若这位读者是一个虚心的,他一定要说自己的智识不足,成先生的文字太深,是自己不懂。真有这样存心可敬爱底青年们,千万把这个成见改了,那篇文字完全是无意义,完全是成先生胡闹!他的用意是想替他们现在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找一个社会的基础,找一个历史的基础,证实了这两点然后他们这次的运动,才不是无中生有。可惜他们对于这两点根本就没有认识清楚——这足以证明在他们所谓革命文学后台上的主动力,不是中国社会,不是十几年的历史,而只是时髦底浅薄底他们所谓的时代潮流!

想从文学革命,沿着线索寻到革命文学,这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并且这样了不得的大题目,不是现在所能讨论的,因为资格还没有完全呢!文学革命是历史上的事实了,是中国文学史最大底

转变了，他的价值我们谁也不能否认的；可是所谓革命文学，他们的根据在那里？他们有什么革命的产品？他们的革命文学对于社会曾起了什么影响？毫无历史的根据，毫无有价值的产品，毫无一点影响，只凭空说空话，便是树立了革命文学了么？

成先生太心急了，以至于昏了心，“睡在鼓里”，忘了他们是否真已经努了多少力，忘了自己是在试验，以为革命文学早告成功了！这时成先生一定要辩白说道：“我那篇文字并没有说我们是成功了呀！我们处处都说我们是在试验地进展着呀！”是的，那么我问你，革命文学既是正试验着，你为什么做这种不通的文字呢？革命文学在中国尚没有发生丝毫底影响，你们便把他看成历史的主要章节，这是什么道理？小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办理汤饼会，天底下有这种可能么？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文学在中国今后文坛上是最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不过我却不敢希望像你们这样浅薄底人。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文学是要等着大天才大同情者大艺术家呢！逆着时代潮流的人们是存在不住的，可是像你这样一知半解地盲从者们，也是应该打的。

我说他们一知半解地盲从，我说他们浅薄，全是有根据的，让我来举例。该把他们最近的两期翻开来看一看罢，什么看见茶店的侍女就说是资本主义的过程喽，什么无聊地跑到上海马路上走到一处发一句牢骚骂一句资本主义喽，什么对于无产阶级完全不了解的大留学生硬要描写肉麻的生活喽，……简直是举不胜举，从那一点看来，他们不是浅薄？他们太把时代性看得透彻了，老怕落在时代后，所以尽力地嘶嚷，好让人们恭维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这才觉着光荣，但是他们所高声叫嚷要表现的时代性到如今我总不了解，前天一位朋友向我说：“他们（指创造社及其他）有意识地所要表现的时代性，我真不了解，但是他们在无意识中却把时代性表现出来了，什么呢？便是这种无智识地浅薄地嚷时代性！”这话是有一部分真理的，至少我是相信伟大底时代是来到目前了，献给了所有的中国青年，但是想抓住他而表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事，

也要候着大天才大艺术家，也要候着我们的屠格涅夫呢！

底下略把这篇文字的内容之荒谬处，指出一二，留下些时间，我们对于他的根本的态度讨论讨论。

第一，他不肯承认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于成先生的横蛮不讲理真没有方法说了！

他说新文化运动有两种工作，第一是旧思想的否定，第二是新思想的介绍！这是对的；他又说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这是胡说，不合事实。新思想的介绍到现在还没有见着什么眉目，到现在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建设起来，这也是事实，可是留给后人的路已经开设出来，这不是真的么？并且我问一问先生，先生所谓应有的效果是什么呢？我已经很感谢那些开前路的先锋了，文化运动以后的时代是他们造成的，这次的革命的种子谁敢说不是他们种下的呢？

至于旧思想的否定这一层，我们用不着饶舌了。那一种旧思想还没有否定得净尽哪？先生看一看那些新文化运动产出的青年们（我便是个例），他们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还不是一个好证明么？这可以说是否定得太过火了，不只是旧思想的否定，几乎是一切的否定了。

成先生紧联着又骂国学运动。理由呢？说国学运动是开倒车。这个问题已是讨论得不爱讨论的了，不知成先生为什么这时又来胡骂！

国学运动的意义有两种：一是在思想方面，一是在文学方面。关于前者，胡适先生在他的《先秦名学史》的序言中，已经说得清楚，这里不必再说。总而言之，便是要想把旧思想否定了，必先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从新估定它的价值，所以不得不先做一翻整理研究的工作。认识了真正底自我的本形之后，才能将数十年积成的夸大狂打消，才能虚心地去吸收外来的文化。先生好好地想一想，国学运动是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反对的？

关于国学运动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价值一层，这是我们在这一